

□ 更欠智华

缘自高原的审美与生存智慧

——话说青海湖南岸的藏族服饰文化



安多藏族女子服饰。

马福江 摄



藏族女子的银盾服饰。更欠智华 供图

据学者研究,藏族服饰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藏族先民的服饰就已经具有今天藏族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束腰以及以毛皮制衣的特征。这在后来的敦煌壁画中也有直观展示。当时的藏族先民夏衣毡帽,冬则羔裘,衣则毛氍毹,服装的宽腰、长袖、大襟、束腰以及以皮裘制衣早已成俗,与今天安多地区的款式制作基本相同。

笔者的家乡是一个半农半牧的高原山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境内,这里平均海拔3600米左右,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在传说中,当地的阿尼直亥山被称为“直亥三兄弟”,即长兄直亥热丹托麦、二弟直亥扎西东智、三弟直亥关却久美。从璀璨夺目的唐卡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三座雪山为背景,魁梧的直亥三兄弟头戴白色毡帽,古铜色的面部慈悲和善,带着金色大耳环,脖子上还有羊绒围巾,身穿藏袍大氅,披着金甲,右手持着羊毛飘扬的长矛,左手拿着绳结和佛珠,还戴着插满神箭的虎皮箭筒和神剑,背着装有神弓的豹皮弓套,脚穿长筒靴子,骑着白马,威风凛凛。

著名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在其著作《白史》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信仰的神祇,其服饰衣着实际上来源于当地的古代服

饰文化。他举例说,印度恒河女神脚上的足钏、安多玛卿邦热(积石山神或黄河神)头戴的毡帽、中原地区观音菩萨身披的斗篷,就是这样。更敦群培所言不诬,唐卡上,阿尼直亥山神的穿着的确显现了海南藏族的服饰风格,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头顶上的白色毡帽。

雪白的毡帽

在笔者的故乡,每当过年过节,村民们就会戴上毡帽。记得小时候过冬,有的老人还会戴狐皮帽。狐皮帽颜色鲜艳,十分保暖,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现在国家禁止使用野生动物皮制作服装,它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白毡帽就不一样了,在农牧区依然可以常常看到那雪白的毡帽。现在的藏族年轻人崇尚流行文化,白色的圆形毡帽具有时尚元素,更让年轻人喜欢。还有几款黑色毡帽,是年轻人夏日野餐时必不可少的服饰。听奶奶说,以前,毡帽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做。毡帽由帽顶、帽沿、帽架三个部分组成。帽顶又尖又高,帽沿很小并用黑布镶边,帽带也用黑布。帽架是帽子的支撑框架,用红布遮蔽,据说红色有降魔的作用。毡帽里面用蓝布作衬布,蓝布代表蓝天并且有护眼功效。擀制毡帽的材料,以三四岁羊的羊毛为佳,有较好的防水功能。其制

作过程复杂又细腻。制作一顶帽子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毡帽是用厚实且具有韧性的羊毛毡制成,有它保护头部,能够减轻刀砍、木棍和石头的击打所造成的伤害。在下冰雹和雨雪天,它能够防雨。高原的紫外线特别强烈,毡帽还有防晒的作用,有助于保护牧民的皮肤。这些都是毡帽的魅力所在。

适宜游牧生活的藏袍

家乡的藏袍有礼服与便服之别。礼服主要有羔皮制作,冬天穿的“擦日”和春秋季节穿的“毡”。礼服所用材料贵重,制作过程久,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人力和财力,所以只有在隆重场合或逢年过节时才穿。它美观精致,可以体现一户人家的地位和财富。父母会准备一套完整的礼服,在儿女成年或者嫁娶时送给儿女。

便服有普通的藏袍和用绸缎做的藏袍,是村民平常穿的衣服。高原昼夜温差大,所以白天人们会把右边的袖子脱掉,有时候双臂的袖子都脱掉,以便于劳作。

男式藏袍和女式藏袍,制作风格和穿衣风格都不同。男的穿藏袍时,提起藏袍下部至膝盖,用腰带束紧,上部十分宽松。穿女式藏袍时,先要直垂到脚面,再扎紧腰带,前面要平整,后面折皱要有序。腰带扎好后放

动,加长的袖笼可以保护双手在寒冷的冬天不被冻伤,能够坦开的胸襟可以调节体温。所以,祖华保温、方便、舒适、实用,与高原气候及游牧生活方式十分匹配。

“牛鼻子藏靴”和琳琅满目的配饰

以前村民还有自己制作的藏靴,可惜现在不多见了,倒是寺院里的僧侣还保留着穿藏靴的传统。藏靴的靴底是皮革制成的。靴头有尖角,高约2厘米,略向内弯,因形似牦牛鼻子,故汉族人将它称为“牛鼻子藏靴”。靴筒用各色布饰面,颜色一般用淡红、深红、赤色三种面料交叉装饰,拼凑出各种当地民间传统图案。再加上靴头和靴脸的彩饰,一双靴子往往装饰得异常华丽。

当然,家乡人的着装少不了种种饰物的点缀,一般有手镯、耳环、戒指、藏刀、嘎乌、火镰、奶钩、腰带、辫套等。它们通常用金、银、绿松石、珊瑚、珍珠、天珠、玛瑙、蜜蜡等制作,佩戴之后显得格外华丽珍贵。当然,这些东西平时是很少戴的,只有在婚礼上和过节时才戴,具有很强的仪式感。戒指、手镯和耳环是男女通用的首饰,而藏刀、嘎乌、火镰则是男士最具代表性的饰物,它们大多具有实用功能。比如说藏刀是吃肉用的,嘎乌是藏族的护身符,火镰是生火取暖用的。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演变,它们的实用功能下降,装饰功能反而凸显。奶钩、腰带、辫套等是女子的首饰。贵南有“藏绣之乡”的美誉。这里的藏族妇女绣花技艺很高。在我们村子里,女子的诸多配饰中,辫套是极具代表性且不可或缺的饰品之一,是藏族女子独特的发饰兼服饰。辫套上用彩线刺绣,分割成几个框,间隔镶上各种珠宝。贵南的辫套以镶银居多。这种辫套也被称为“玛尔丹”,是姑娘出嫁必备的首饰,也是女孩子成年的一种重要标志。

家乡的服饰文化,从远古的蔽体御寒,到今天的视觉艺术,在悠长的千百年岁月中,不断演变、融合、传承、创新,将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倾注于飞针走线之中,绽放于皮织棉麻之上,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乡的服饰文化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袍中着袄、腰襟宽硕、袖笼长扬、彩料镶边等古老的藏族服饰传统依旧得到了传承。

吴注



快乐三九天 (农民画)

朱锦明 作

□ 刘玮

河湟人家打仰尘

纸。《明史·郑国昌列传》写道:“三年正月,大清兵自京师东行,先使人伏文庙承尘上,主者不觉也。”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写道:“他催着晁夫人把那里间重糊了仰尘、糊了墙,绿纱糊了窗户,支了万字藤凉床、天蓝冰纱帐子,单等过了对月就要来……”《聊斋志异·禽侠》中写道:“天津某寺,鹞雀巢于鸱尾。殿承尘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鸱雏团翼时,辄出吞食。”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仰尘在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南宋文人周辉晚年隐居在钱塘清波门时写了一本《清波别志》,其中写道:“笾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地风埃设。”当时北方的街道都是黄土铺成,风沙尘土很大,以至于人们吃包子、馒头的时候得剥掉皮,因为皮上全是土。也因为灰尘大的缘故,宋代大户人家宴请宾客时,要专门雇人架仰尘。把竹席做的仰尘架在头顶,可以避免尘土落到饭菜里。我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多为瓦片、木头、茅草等材料,容易往下掉尘土、杂物,所以仰尘就显得尤为重要。

打仰尘的技术含量

河湟谷地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处,风沙大,尘土多。特别是在过去,街巷都是黄土巷道,居民行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河湟传统民居又几乎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坐在屋里抬头看,房梁屋椽和烟熏火燎的椽子、麦草等一览无余,时间一长,上面挂满了吊吊灰,永远黑乎乎一片。打上仰尘

以后,屋顶平整干净,不但可以减少灰尘积聚,还能防风保温,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整洁美观,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俗话说,“二十四,扫房子”。腊月二十四在传统年俗里是扫尘的日子。这一天,河湟地区家家户户要大扫除,拆洗被褥窗帘,清洗各种器具,其用意是要把一切“霉运”“晦气”统统清扫出门,寄托了人们驱邪除灾、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与此同时,人们也要张罗着打仰尘了。对一个家庭来说,打仰尘可不是一件小工程。不仅要卷铺盖、挪家具,还得把已经破损泛黄的旧仰尘撕掉。每个人都少不了要弄个灰头土脸。

旧时西宁城里的人们会请裱糊匠来家里打仰尘。一来裱糊匠打的仰尘平整美观,二来有钱人也不屑于自己动手干这活儿。裱糊匠平日里以装裱字画、制作纸扎为主要工作,逢年过节也会扎一些灯笼、风车来卖钱,腊月里给人家打仰尘也是他们的一项大活计。小门小户的人家,花不起那个闲钱,就自己动手。而在广大乡村,打仰尘这样的活计根本难不倒农民那勤劳的双手。

打仰尘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先要在房梁上钉好钉子,再把铁丝紧绷在钉子上,形成经纬交织的铁丝网。糊第一层纸的时候,在纸的边缘刷上浆糊,一张接一张紧紧地糊到铁丝上。糊第二层的时候,要把整张纸刷满浆糊,再平展展地糊到第一层上。刷了浆糊的纸很软,捧在手里往上糊时要非常小心才行。这时候,打仰尘的人需要借助一个自制的小筒帚

来把纸刷平展。人们通常用一种生长在庄廓院墙上的像芨芨草的墙头草来扎这种小筒帚。俗话说“墙头草,随风倒。”没想到这种一向遭人贬薄的杂草却在打仰尘时派上了用场。这种草茎秆细长,顶上有短硬毛,扎成的小筒帚软硬适中,不容易划破报纸。那些动作娴熟的人们,捧着一张软塌塌的报纸轻轻一扬手,报纸的中间部分就粘在了顶棚上,另一只手拿着小筒帚左右翻飞一阵挥舞,一张报纸就平平展展地糊了上去。

滕晓天先生在《老西宁的老行当》一文中说,裱糊匠十分看重浆糊,讲究要稀稠得当,发酵澄清,因为浆糊直接关系到所糊的仰尘是否平整牢固。打浆糊,河湟方言叫“渣浆浆”。渣浆浆时火候必须恰到好处。火太大,锅底的面会焦糊;火候不到家,浆糊的黏合力会大打折扣。有些人也会提着一壶开水烫浆糊。因为浆糊是拿青稞面或白面熬的,所以家里的猫会禁不住诱惑去偷吃。仰尘上的浆糊也会成为老鼠的美食。每当夜深人静,老鼠就会钻到仰尘里,啃食那些凝固了的浆糊。

头顶上的“识字课本”

过去人们打仰尘所用的纸多是旧报纸或麻纸,尤其喜欢用各种大报纸。因为纸张足够大,糊起来又快又平整。一到晚上,我就在被窝里认仰尘报纸上的那些字。小字当然看不清,就认那些标题大字。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外公就会一边抽烟,一边告诉我读啥。一段时间下来,屋顶仰尘

河湟地区过去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猫鬼神钻到仰尘里——一脚一个窟窿”。很多人可能会问,仰尘是什么东西?如今知道仰尘、打过仰尘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河湟谷地,打仰尘是过去腊月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古书里的仰尘

仰尘,又叫仰承、养尘、承尘、仰泥,说白了就是房子的顶棚。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的《园冶》一书,对中国传统的造园艺术、屋宇装修进行了详尽阐述。《园冶·装折》中写道:“仰尘,即古天花板也。多于棋盘方空离离卉者类俗。一概平仰为佳,或画木纹、或锦、或糊纸,惟楼下不可少。”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中说:“承尘,施于上,承尘土也。”由此可见,仰尘自古以来就是房屋顶棚装饰的重要构成。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仰尘这个词曾频频出现。《搜神记》卷十八中写道:“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下消息,辄預告伯祖。”《后汉书·雷义传》中写道:“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鞫理屋宇,乃得之。”《新五代史·张允传》中写道:“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十五。”孟郊《黄雀吟》诗中咏道:“黄雀舞承尘,倚侍主人仁。”李商隐《潭州》诗中咏道:“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广记》卷一八三“房翊”一节中写道:“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来就房屋顶棚装饰的重要构成。